



前尘不扫：一部知青时代的自传体长篇小说 / 程放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张 蕾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 2026 by Fang Che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年5月DWPC第一版

开本：240mm x 170mm

字数：401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6939548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6939548

国际标准图书号码 ISBN-13: 978-1-68372-837-5



作者简介

程放，曾做过上山下乡知青、矿工和公务员，中文专业和英文专业毕业。现已退休。

本书是作者根据自身知青、矿工、公务员和留学的真实经历，经过文学创作，历时六年撰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

内容简介



《前尘不扫》是一部基于怀旧而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作者以岁月为笔，经历为墨，记述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和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揭示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命途、失望与无奈。如今，“知青”这个称谓，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只有当年的践行者仍然念念不忘，因为，那是他们的青春、理想和幻灭的代名词。本书作者也是知青，并且做过矿工、公司职员和国家公务员。为了补拙，他历经数年寒窗苦读，还曾漂洋过海远赴澳大利亚学习英文，可谓饱经沧桑。于是，将自己的传奇经历诉诸笔端，便成了作者后半生的执念。为此，他结束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把自己囿于一隅，伏案疾书达六年之久，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部作品。

目 录

Contents

序 / 1

第一章 你看那漫坡坡的荆棘花 / 3

第二章 沉沦 / 129

第三章 涅槃 / 225

第四章 去国 / 262

第五章 归去来兮 / 369

尾声 / 407

跋 / 410



序



人生如梦，岁月有痕。波涛汹涌的历史大潮渐渐退去，它无情地带走了一代人的青春和激情，留下的是他们曾经的希望和残缺的梦想。他们沐浴着共和国的朝霞出生，伴随着共和国的辉煌成长。他们曾被看作是“温室里的花朵”，也曾被寄予“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之厚望，但伴随他们一生的却是“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他们满怀一腔热血却一生碌碌。在那细碎如尘的人生中，他们奢望过自身价值的体现，也抱怨过青春的虚度和理想的夭折。但是，愿祖国福泽绵长的初衷却从未泯灭。

第一章 你看那漫坡坡的荆棘花



从北京飞往旧金山的波音 747 客机，轻盈地穿行在云朵间，灿烂的阳光穿过舷窗洒满客舱的每个角落。司马卫东凝视着涌动在机翼下的云团，思绪却沉溺在他那曾经的信仰、泯灭的激情和青涩的初恋中。恒温的客舱里，发动机轻微的轰鸣声，使人昏昏欲睡。司马卫东拉下舷窗的遮阳板，仰靠在椅背上，闭起眼睛，那悄然逝去的岁月就像涓涓细流，从他那日渐枯涸的记忆中慢慢渗了出来……。

1

……那年冬天，北京的天儿依然是那么干冷；天空依然是那么灰蒙蒙的；太阳的光芒依然是那么懒散；天上那一盘盘的鸽子，也依然背负着呜呜作响的鸽哨，掠过屋顶，擦过树梢，盘旋在半空中。

司马卫东坐在开往北京站的公共汽车上，他看着车窗外那熟悉的街景，想到自己将要离开这座城市，离开父母，离开老师，离开同学和朋友们，一股浓浓的惜别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汽笛长鸣，火车慢慢启动了。站台上高悬的标语和攒动的人头，随着火车的提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司马卫东坐在临窗的座位上，看着窗外那些连连闪退的景物，心中构筑着那山那水和那未卜的前路，憧憬着今后那无拘无束的生活，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再见了！北京！雏鸟终于离巢了！虽然在那个广阔天地里能有多大作为，我无从知晓，

4 箭在弦上

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却是我的梦寐以求。”司马卫东暗自思忖着。

司马卫东五官端正身形高挑，身上的蓝制服、羊剪绒帽子和回力球鞋无不彰显着时下的风尚。司马卫东爱看书，小时候，他深受《安徒生童话》、《汤姆索亚历险记》和《一千零一夜》等少儿读物的影响，经常沉浸在梦幻世界里难以自拔。随着年龄的增长，书看的越来越多，想法也逐渐成熟，潜移默化间，他形成了用直觉认识世界，用情感判断事物的思维方式，理想主义的萌芽也便滋生了。司马卫东的逆反心理是与生俱来的，他对喋喋不休的“说教”和形形色色的“束缚”深恶痛绝，以致言行举止时有不羁。从小学到中学，老师给他的操行评语大多是“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甚至极为严苛的家教，也只能约束他一时。在家里，他佯作乖巧，赚足了父母的关爱。但父亲亲授的诗词，如果背诵不过，戒尺伺候也在所难免。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只要他前脚跨出家门，后脚就原形毕露。诸如上树掏鸟窝，用弹弓崩人家玻璃，揪女生的小辫儿，考场上传递字条等，那些时下的恶作剧，他样样都是行家里手。“文革”初期，受父亲的历史问题和母亲的海外关系牵连，司马卫东结束了短暂的红卫兵生涯。自此，他除了躲在家里看书和养鸽子，就是混迹于北京的街头巷尾打架斗殴，浑浑噩噩地消费着宝贵的时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最高指示下达后，司马卫东似乎找到了兴奋点，随即，他便和同学们一起，报名去山西插队了。

司马卫东的父亲出自书香门第，幼年时，上过私塾，有坚实的国学基础。少年时，他就读于新式学堂，后因钟情于法国文学，遂力排众议，考入著名的中法大学。毕业时，恰逢乱世，工作难寻，经人介绍，进入“革大”（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之后，被分配到负责对外文化交流的国家机关，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文化官员，法国先锋派（荒诞派）的戏剧，就是他介绍到中国来的。谁料想，他竟不改旧时文人之陋习，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以致被那些以老革命自居的工农干部所嫉恨。恰因久病缠身，居家静养，他侥幸躲过了“反右”。但他那“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恶习”，让他终未逃过“文革”那张“恢恢天网”，“幸运”地被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眼下正在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机关革委会的审查。

“嘿！别跟那儿瞎琢磨了，来！抽一根儿！”坐在司马卫东身边的张小兵，用肩膀头儿拱了拱司马卫东，递过一支香烟说。

张小兵,中等身材,体格健硕,微黑的脸庞上,镶嵌着一对眯眯眼儿,透着憨厚。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且满是污渍的旧式军装,脚上的将校靴由于缺乏保养,已然是白斑片片,一顶将校呢军帽斜扣在脑袋上,给人一种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印象。张小兵出生在军人家庭,父亲是老红军,也是为数不多的长征干部,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受过重伤,老爷子曾自豪地说:“我是耍弄过阎王爷的人”。张小兵在部队大院长大,是出了名的淘气包,院里的孩子们,无论是蹿房越脊上树掏鸟窝,还是小偷小摸打架斗殴,都以他马首是瞻,在家长们的心目中,张小兵就是万恶之源。正因如此,家里的兄弟姐妹中,数他挨老爷子的拳脚最多。可是,在学校,张小兵却以为人仗义,爱打抱不平,名噪一时。“文革”初期,他参加了红卫兵,而且,还是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小头头。

张小兵和司马卫东是同学,也是“发小”,他俩是公认的铁哥们儿,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在课堂上捣乱时,他俩默契到或挤眉弄眼,或举手投足,便可知进退的地步。在街头厮混时,无论是打架斗殴,还是抄鸽子、拍婆子、洗佛爷,他俩从来都是“荣辱与共”,但一般都是司马卫东主谋,张小兵肋从。这次去山西插队,也是司马卫东拍板儿,张小兵誓死相随。

“你小子刚放飞,就肆无忌惮啦!呦!红牡丹嘛!打哪儿淘换来的?不会又是偷你们家老爷子的吧?”司马卫东点上烟说。“嘻嘻嘻嘻!不好意思,还真让你给猜着了!前些日子,老爷子悄悄拿回两条红牡丹,他怕我妈给他扔了,又怕我偷,就藏在床底下的鞋盒子里,打算过年时,给他那些老战友抽。哼!玩儿坚壁清野那套,对付小鬼子行,对付我?没门儿!咱哥们儿照偷不误。”张小兵得意洋洋地说。“你上回偷老爷子的大前门,不就被抓了个现行,挨了一顿臭揍吗?真不长记性!”司马卫东说。“嘻!这回可不一样喽!等他发现,我早在千里之外了!再说,我捎带脚把他打人的家伙也给顺走了,看他还拿什么行凶!”张小兵掀开衣襟,露出了腰间那一指宽的苏式武装带笑着说。“哎!对了!老爷子当年不是还在山西跟小日本儿干过仗呢吗?”司马卫东说。“何止小日本儿呀!跟晋绥军还有国军都干过!他的好几个老战友,现在还在山西呢!”张小兵说。“噢!怪不得一说去山西插队,你丫二话没说呢,敢情是想着去探亲访友呀!”司马卫东说。“嘿!你说这话可是昧良心啊!为了跟你一块儿走,老爷子送我去当兵我都没去!那可是他百年不遇开的后门啊!因为这件事儿,把他气个半死不说,还发誓说,今后再也不管我的事儿了。你倒好!非但不

领情,还说我是想着去探亲访友,亏心吧你!”张小兵说。“嘻!开个玩笑而已,别当真呀!”司马卫东拍拍张小兵的肩膀说。“哎!你们看!那俩人跟那儿抽烟呢!小流氓!”邻座的一个女生说。“说谁呢你?抽烟就是小流氓啊?什么狗屁逻辑!毛主席和斯大林同志也抽烟,那他俩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呀?”张小兵说。“你!……”那个指责他们的女生气急败坏地指着张小兵一时语塞。“你什么呀你!没话了吧?继续说呀!”张小兵说。“跌份儿不?你没事儿跟她较什么真儿呀?人道是:好男不跟女斗嘛!”司马卫东说。“请问这位同学,什么叫好男不跟女斗呀?你年纪不大,怎么满脑子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呢?再说了,你算好男吗?哼!”另一个女生说。“你还别说,他还真算个好男,因为他早熟!”张小兵说。“你丫才早熟呢!本人不过是‘饱读诗书’,对一些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罢了!我认为,所谓封建思想,就是古代圣贤实践经验的总结。所以,封建思想并不全是糟粕,其中精华也不少!比如说:‘男女授受不亲’啦!‘女子无才便是德’啦!‘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唔的,这不都是流芳百世的至理名言吗?”司马卫东说。“你……你……你狡辩!歪理!你这种人……”那位女同学气得张口结舌地说。“我什么我?我是哪种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急眼啦?告老师去呀!要不告我妈去!可惜,本人现在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任谁都管不着喽!觉得我们是小流氓,就别搭理我们,话不投机半句多嘛!”司马卫东连损带挖苦地说。“别理他们!讨厌!”那几个女生中有人说。“咦!你是哪个大院的?都是一家人,别弄得剑拔弩张的。再说了!你们也太没女人味儿了,话都横着出来!”张小兵见那个女生穿着一身国防绿军装,就套近乎说。“谁跟你是一家人呀?我倒想问问你,什么叫女人味儿呀?庸俗!”那个女生说。“嘿!还蹬鼻子上脸了你!”张小兵猛地站起来说。“活该!你这叫自讨没趣儿!来!吃炸糕,这是胡同口早点铺的胡老头儿给的。今儿这炸糕个儿大,是专门给我炸的!”司马卫东得意地说。“哼!我还不知道你,一准儿又是顺人家的,还专门给你炸的!骗谁呢你?忘了让胡老头追的你满大街跑啦?”张小兵接过炸糕说。“自从那次因为顺他家炸糕,挨了我爸一顿臭揍之后,我就收手了。这次胡老头说,是因为我响应号召去山西插队,奖励我的,人家这叫高风亮节!”司马卫东把张小兵摁在椅子上,息事宁人地向那个女同学摆摆手说。“什么高风亮节呀?人家那是送瘟神!”张小兵说。话语间,一阵优美的旋律从车厢后部飘忽而至,有人在用口琴